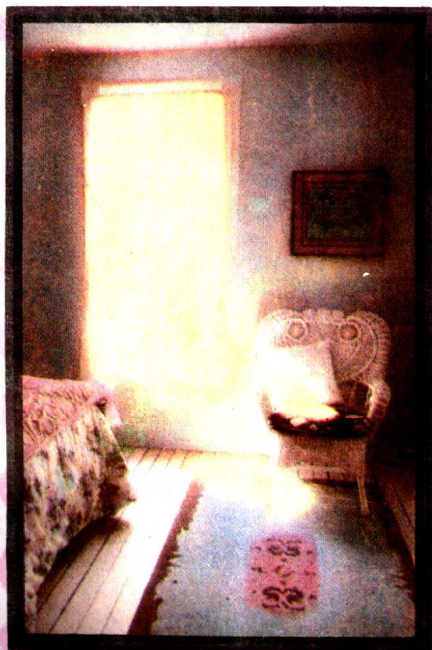


婚姻不是雨后的虹

——夫妻悄悄话



金石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婚姻不是雨后的虹

——夫妻悄悄话

金 石 主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194号

婚姻不是雨后的虹

——夫妻悄悄话

金石 主编

*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南长街甲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40千 插图2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0094-036-5/G·13

定价:4.60元

目 录

珍藏密码·····	唐谷丰 (1)
妻无解·····	王培杰 (6)
琵琶遗韵·····	初 晓 (16)
婚后：一条没有彼岸的河·····	张继缅 (20)
只要有爱·····	枚 夫 (36)
那时 我们不懂生活·····	杨慧娟 (40)
写给妻子·····	鸽 子 (46)
同一点上画的圆·····	傅小北 (50)
往事·····	蒋启倩 (54)
多雨的季节·····	卓 然 (65)
完全非弹性碰撞·····	蔡 磊 (70)
是否失误·····	匡文立 (76)
迟悟·····	匡文留 (80)
家·····	艾 平 (86)
依依的故事·····	艾 平 (90)
浪漫之后·····	初 晓 (96)
淋湿了，梦幻的翅羽·····	寒 默 (102)
宁静港湾 征途驿站·····	刘亨安 (106)
失落·····	匡文立 (112)
天意·····	杨松杰 (119)

替补.....	匡文留 (126)
四月的回忆.....	浩 岭 (133)
建在废墟上的房屋	剑 文 (148)
为了深沉的爱.....	张 凡 (169)
我不怨她.....	苑 坚 (179)
我错在哪里.....	袁建国 (184)
嫁给美国丈夫之后.....	艾 薇 (191)
渴望大海.....	张 飏 (198)

珍藏密码

唐谷丰

那天是四月七日，春光明媚，晴空灿烂。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这个日子一直刻在我脑子里，我想这一辈子我是忘不了这一天了。

凯那时正在筹备结婚，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我们渴望爱情如雨露甘霖一般，凯的先行把我们的心撩乱如火。大家都在想象自己心中的维纳斯。我很羡慕凯，我想象不出情感粗犷的凯是怎样获得一个柔情似水的姑娘的爱情。我脑子里隐隐约约有一个娇娆的影子浮沉，我想她大概就是我要寻找的维纳斯了。

那天我们帮凯加工落地台灯、沙发角铁。我们拿了一堆材料随凯走进车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钢铁油脂的气味，十几台机床正在嗡嗡地开着。我的眼光一下凝在第二台车床的女孩身上。这一辈子将和她结下不解之缘，那一刻我隐隐有这种预感。

我从小就把书读得一塌糊涂，都怨我那对一切东西过目即忘的天性。可不知什么原因，那一刻我竟把她在脑子里记得如刻一般，以至后来的漫长日子都忘不掉。她身材娇小，穿一身很普通的蓝色工作服，胸前印着“抓革命促生产”六个那时最流行的小字，帽子把她的乌发罩了，只垂一绺留海在额前，眼睛大而明亮，深沉如一潭泉水，鼻梁挺直，红润

的嘴唇紧紧抿着，白里透红的圆脸焕发着青春的丰韵。这不正是我寻找已久的维纳斯么！

我就那么久久地盯着她看，直到凯把我从失态中唤醒。奇怪的是，她自始至终埋头于她的车床，动作熟练，轻轻松松，不看我一眼，仿佛咫尺之外没有我的存在。

从车间出来，眼前是一片花坛。我突然觉得太阳比往日辉煌万分，把一丛丛盛开着的花朵映得妩媚鲜艳。一群花翅膀的喜鹊摇着尾翅栖落在围墙边的梧桐树上，叽叽喳喳地唱。四月清明，春天早早来到南方这个小城，梧桐树的叶子手掌般展开片片翠绿，涌起春潮万分。我奇怪自己，瞬间象是换了一个人，感觉变了，天地万物也变了。

后来我才知道凯一班哥儿们的苦心。正是为了我和她的一次见面，凯才那么一大早把我从迷迷糊糊中拉出温暖的被窝。后来我才知道心中的维纳斯那个叫雨的女孩没有看上我。

南方的春天多变，西伯利亚的寒潮袭来，天空一片阴沉，气温一下降了七、八摄氏度，寒风从电线上刮过，呜呜鬼叫。任何有经验的朋友都不难理解我当时的心情。那时凯已成了人家的丈夫，正沉浸在蜜月里。我茫然地踉跄来到东郊的旷野里，望着苍茫灰沉的天地胡思乱想，生活对凯那么公正，为什么独独对我这么苛刻？

雨完全可以不爱我，正如我完全可以爱她一样。这我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雨为什么不喜欢我，连见一次面，交谈一次的可能都不给我。我不知道，凯也不知道，我想这只有雨说得清楚。雨为什么拒绝我？我苦苦思索，没有答案，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以后的日子，我再也没遇上过象雨那样使我一见钟情的

女孩。日子就那么一天天过去，如水一般平淡。

又一次使我兴奋的日子是在三年之后。那时我早已把四月七日的愉快和痛苦忘了；唯独忘不了的是雨那娇娆如花一般的影子。虽然从那以后我一次都没见过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消息。世界浩荡，众生如蚁。正如家门口那修水河日夜不息的绿水，流走了就永不复回。

凯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自小我们是邻居，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度过了十一个春秋。雨莫名其妙地拒绝了凯的好心和我的情感以后，我对男女之间爱情的追求就淡了几分。青春焕发，一身潇洒，自会有爱你的姑娘，就象那些相貌才华平平的女孩身后老是跟着一串男孩一样自然。我想爱情也是一种机遇，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得失随缘，心中无悔吧！

这一次凯照旧是留给我悬念，一切都到该明白的时候才明白。我在正午的阳光下敲开门，凯把我让进屋去，指指里面，轻轻说，她早来了。

她是谁呢？是不是像雨那般漂亮？是不是像雨那般温柔？是不是像雨那般使我一见钟情？进去的那一刻我很傻，木偶般地呆立在那里，久久地。

“是你？”雨有些慌乱地站起来。

“是你？”我从梦幻中醒来，惊异地看着雨。

雨望望我，坐下了。我注视她，但从她清澈的眼神里找不到破译那密码的任何可能。

时间久远，现在想来已记不清了那时我们谈了些什么。人生？事业？理想？电影？戏剧？文学？那个时代所有少男少女们能谈的所有话题？不知有没有关于三年前的那个密码

的破译，我想是有的。

我从小性格内向，羞怯于辩说，我的心智对平庸的逻辑圈子有一层天然的隔膜。但我记得那天似乎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很多。

我看过手表，到凯家的时候是中午一时三刻。不知不觉时间流去三个多小时，天色慢慢黯淡。我们分手的时候，街灯亮了，老远老远就见它昏昏黄黄的像个蛋黄悬在那儿。

我走在路上，细细回味和雨度过的几个小时。交谈愉快，沉默也愉快，愉快的时候，时间竟这么短。

雨是个很好的女孩，她的品行气度、知识修养一如她的形貌，使我深深地爱得不能自拔。她爱我一如我爱她。

那时雨已不在工厂工作了。她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正在一个机关施展她的才华。我隐隐有些不安和惭愧。雨不再是三年前的那个雨了，而我却如三年前一样，沉湎在扑克象棋的游戏里。虽然一如三年前那般风度潇洒。

我从没听别人说过有关雨的任何使我不愉快的话，我只觉得我眼前阳光明媚，鲜花灿烂。但我始终忘不了三年前雨留给我的人生密码，时时想破译它。以后的日子里，我曾问过雨。雨一次次笑而不答，久了，便叹一声，唉，人生的选择常常是偶然的，谁说得清楚呢！初时我想，雨未必想不清楚，只是她不愿说罢了。后来又想，为什么非要想得清楚明白，非要说出来呢？想不明白道不清楚的事，也许就是道理。让它留在雨的心里吧！

一年后我们结婚了。结婚是人生中的大事，结婚是愉快的幸福，爱如水乳的异性的结合更是生命张扬的辉煌。我和雨都体验认识到这些，古今中外，难怪有数不清的痴情男女

为它赴死。

也许是为了雨，结婚后我慢慢迷上了小说创作。我写过许多以雨为模特的爱情小说。我从不给雨看，雨知道却也不勉强。她理解我说不明白原因的原因。

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其实远不止于我和雨之间。想起这件事我很沉重。凯同他的妻子桦是在五月初分手的。他们分手的日子正是他们结合的日子，其间正好五个年头，不长不短的五个年头，一千八百二十五个日子。我知道他们没有经过什么吵闹，平平静静。他们去那个悬挂着鲜红国徽的地方履行那必要手续的时候，桦坐在凯自行车的后架上。他们很快就一同从那道门里出来，握了握手，两人眼睛都模糊了。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切都很平淡，这我知道。桦珍藏着一本日记，视如生命。就是那种很厚很豪华缎面烫金的那种。除桦自己，谁也未能破译那里隐藏的密码。我听凯说过，他多少次问过桦，桦只坦然地笑笑，秘而不示，凯便无从破译。凯为破译这个密码的代价是沉重的，永生难忘的，我在前面说过，就是他们一同走进那个庄严的地方的一幕。我认为我的朋友凯是一个光明高尚的人，当然他远不完美，我们都远不完美，只是我没有他那样的机会。如果上帝赐给我那样的机会，我便很难保证！机会便是桦随团到外地演出去了，把钥匙遗忘在家里。我前面忘了介绍，桦是我们这个小城文工团的主角，其美貌路人皆知。凯为桦洗衣服时，发现了这把钥匙，于是他便用这把钥匙找到桦那本缎面烫金日记，轻而易举便破译了桦的密码。其实一切都不是密码，日记本里那一如桦般美丽的字体，都不过是桦给凯的全部情书。这多情书，想凯读过千百遍后也珍藏着的，珍藏在

书柜的底层，珍藏在心的底层。

一切就这么简单，可是结果就是那样地无可挽回。

我和雨共同庆祝了我们的锡婚。十年里，我们的爱情之船从风雨里过来，航道并不平静。但我们很愉快。我常常忆起雨的二次选择，然而心情却不同于以往。

桦死于秋天。秋天是令人伤感的季节，落叶纷飞，万木凋零。桦死的时候依然年轻。那年她同凯一同从那道悬挂着国徽的门里出来就一直独居在文工团三楼那间狭小简陋的小屋里。我想她再没有象爱凯那样爱过另一个男人。我想桦的死与凯不无关系。我和雨陪同凯去向桦告别，那时桦已进入弥留状态。凯说到多年前的那本人生密码时，桦眼里亮闪闪地一片光，再后来，便有泪水从桦眼里流出。桦走了。桦走的时候，早没有了人生的密码。我想她终于原谅了凯。

又是一个四月，我同雨经过那家多年前我同雨第一次见面的工厂。春光依然明媚，晴空依然灿烂，花儿依然鲜艳。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次吗？”我问雨。

“一辈子忘不了……”雨望着我，莞尔一笑，意味深长。

妻 无 解

王 培 杰

一

我看书慢，这并不是我反应迟钝或智商低，而是习惯所致。比如看小说，就常调回头来翻看读过的部分，把旧有的

印象和后边新读入的信号相对照，看看原来那人那话是怎么说的，原来那人那心又为什么那样想。慢的本因盖出于此。当然，这也绝不是一种在需要时刻的复习，而是在要弄清所读那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让那个弄清的过程多一些快捷，多一点准确性。

二

我伏案做我的文字。妻子凑到身边把一双棉拖鞋套在我的脚上，顺手把扒下来的我那双八面来风的拖鞋移到了别处。

我立时觉得脚下暖了。脚下暖了才觉得刚才实实在在地冷过。于是心里便产生了一个舒服，舒服了便又有了一个要和妻子对话的欲望，于是就问道：

“刚买的？”

“好几天了。”

“忘了？”

“不往好处想，没觉出今天冷啊？”

最平白的对话。平白原来最真情。

“快写吧。”她说，“不给你捣乱了。”

三

风使劲地摇晃着夜，摔打着办公室的窗。我没有理会，依然埋头我的文字。

风是雨的兆头，不一会几，绵绵的雨绒便飘了进来，往肩上一落，凉丝丝地竟让我打了个激灵。于是，她站起身，关闭了那个被风雨摇动的窗。

屋里忽然地静了下来。

她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我们这儿来。家在遥远的江南。所以，她常是要在办公室里熬过她除了回集体宿舍睡觉以外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我呢，无家可归，也总要在办公室待到不能再待的时候。

生辰八字规定了我那时候必走背运。人被栽赃、事被上纲，而我却不顾一切地做起了小说来。看我总在写，有天晚上她便问我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死去活来。”

交恶运、遭整治也没有想起来讨饶和哀告，有人担心我会因无动于衷和没有涕泪而更遭恶治。但同时也招乐了些人，盼着我的不入套，乘风用火置活于死境，清了他仕途的障碍，于是便于暗处做了些刺戟人的传说。

死去活来？！她眼睛一亮，尔后又是一暗。我感到她是看懂了我的意思。

“我想你应该听到很多很多了。”

她挺和平，让人感到她不担心什么，也不会去幸灾乐祸。她说，我得把关于你的恶言语反过来理解才能跟你的真人一致起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夜特别好，她特别美。

她说她爱听我说话、爱听我讲事情。于是我指着地图给她描述三大战役，摊开文房四宝示范中国书法的俏妙与玄机。

后来，也是在一个风和雨扯动着办公室那旧老的窗的晚上，她把一碗用电热杯刚刚煮好的极简单的方便面端到我眼前。当她象方便面一样简单地说了一句吃吧，我再去煮的话以后，我敢断定，我们已经早就感到了这种需要。

风声雨声被她关在窗外，屋子里静了，这对我很适宜。

关了窗她便踱到我身边。或许她又想听三大战役，又想看中国法书。而我必须一气呵成地造出这段文字。于是，我便没有重视她的踱来。

忽然，我手中的笔失控地一歪，笔尖在纸面上斜刺里描出一道。我不得不停下来，抬头看了她一眼。我受了侵扰，但态度谦和。在侵扰做谓语的句中，她是主语，却象受了天大的委屈，嘴一下子高过了鼻尖地说了一句，我给你捣乱。

给我捣乱的人成了我的妻子。

她让我赶紧写，说不给我捣乱了。对我来说，这跟当初那个晚上她说我给你捣乱是同种内容、同种理解。

四

妻子比我年轻十九岁。结婚以后，她被迫调去其它单位。

她是在我虎落平川的时候和我结合的。这是我所有的依赖与企望的最忠诚的根据，我由此得出了一个对于生活的绝大的保险系数。于是我使用最轻松的节奏奏响了一支最浪漫的生活的舞曲，用最明快的组合设计了一座最辉煌的生活的宫阙。我当然不是在组织美梦和幻景，我的舞曲中不存在拗涩的音符，我的宫阙里也不会有阴黑的去所。

但是我到底还不是天生的曲作者，也不是地造的设计师。伴着我的舞曲跃动得久了，我感到头晕，原来曲中有那许多蹩脚的旋律。出入我的宫阙作用得勤了，觉着有灰生生的眼睛，那是因设计的失真而在宫中必会有的不纳光的暗处。

五

她打来电话，说下午要看一部挺长的参考片，回家约需

晚些。对不能及时理灶司厨她表示歉意，弄得人心痒痒，别是一门舒服。

我估摸着时间，做好了晚饭。在恰到好处时刻，她推门进了屋。我立即往上迎，贪图着我们之间的那个拥吻。但我意外地没有得到。她把脸沉得象一帘凝止的瀑布，直着眼睛就进了房间，顺着劲把她那个长到膝侧的只比铅笔盒大些的小皮包一甩，随身就倒在床上。

“怎么不高兴了？”当丈夫的大都会在这个时候这样地问话。我当然也自在规律中。

她用身子使劲地把床冲击了一下，就势将脸翻向里侧，喉里决斗般地喘着粗气。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到了最难跟她讲理说话的时候。同样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会儿“此时无声”最妥，可我往往是耐不住这种以活当死的冷刑，便没记性地往过凑道，“碰见什么事啦？”

我当然会问得十分近情，十分小心。但她突然失控般地转过脸冲我吼了起来，躲开！

“你今天这又是怎么啦？”丈夫的惯用语。

“你别管，你躲开，你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的所问，是男人的经验，她的所答，在我的经验之中。

我满意地要在她生日的那天为她庆贺一番。事前我没有声明与声张，为的是制造个临界效果。所以，一切的准备都是在悄悄进行。就在她的生日临近的日子里，她却一天到晚地向我发起难来，没有几句正常的话，少有几回和平的脸。那时我敢断定，全世界最难看的就是老婆阴重的脸，最能叫人堵心烦心乱心的也是这个脸。为人丈夫者无期限地包

容这个脸，实在是领受一种刑罚。我领受着这种刑罚，筹备着她的生日的家典。

就在她生日除夕的晚上，她忽地蹿入我写字的房间，裸出一种绝对难言的脸情。当时谁要能准确地解说那个脸情，他一定是思维的巨匠、语言的大师。而我，只是从感性上熟悉这种脸情，我料定她要大迁怒、大发难了。

你弄什么呢？她许多天来第一次地说话了。我想，她那时一定看到了我满桌满地的零碎的彩纸、电光纸和用这种材料做成的各种链环套花。因为，在发问的同时，她的脸情一下子似乎可以不用思维巨匠或语言大师来解说了。

“明天是什么日子呀，忘了？我要把家弄得象过大节一样。”

她一下子扑过来，哭了。好一阵才说，谁让你要象过大节一样了。心里有就都有了。

“你的事，我当然心里有了。”

健忘症你。去年我生日那天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怎么说的来着？你说今天是礼拜六呀。是不是？

我实在是记不起她曾怎样问我，我又是怎样回答她的。但她能在三百六十多天以后还耿耿于怀，想必是一定有过关于那个对话的夫妻史。于是，我便不解自明了她那几日发难的近因和远因。

今天，想必是她在没进家门的时候就已经变了脸，这应该也有近因或远因。我习惯了在妻不乐的时候“内审诸己”，但我的经验是往往难得要领。用得上古训解铃还需系铃人。

人的心理运动自有定理，为人妻者的定理是无定理。她说她忍耐着、忍受着。她说她总有不愿意再忍的时候。终于

有一天，她向我提出了一纸“休书”。结合原本自愿、捆绑不成夫妻。于是我坦然命笔题曰同意。而她在这之后却是脸色复脸色无声复无声地一日两日不说话，五日十日没动静。

日，照出照落。天，照雨照风。时间一久，那一纸“休书”和关于同意二字的题款的事情渐被淡忘。忽一日，她的一对丈夫在外地的女太一的同学夫妇来家做客。闲聊中客人说她在家里一定是个公主或皇帝般的角色，快乐、骄傲、颐指气使。而较大的年差一定能使我自然地依和与计从。说话的是夫妇客中的为人妻者，那种真诚与羡慕出自心内、溢于言表。客人走后，她为这位同学之言感到伤怀和不值，说人家还都以为我在家里是小霸王呢，我净拣这没有的便宜。人家女的比男的大一岁就是当不完的大姐姐，我比你小这么多，倒是老让着你。

我大惑不解。她说人家的丈夫听老婆说要离婚，几百里上千里的都赶紧跑来说好话，你能让我有这个享受吗？我说个离婚，你倒真像个男子汉，一句话不说提笔就同意，谁家男的像你这样。

我原以为“休书”的事情早成过去，不想她调动好车马炮在我没留神的地方给我一将。鼻观口而口不观心。离婚一事，原是银样蜡枪头的一杆。后来，我有机会访问了那对夫妇，无意中谈及总爱以非做理的妻子的习性的怪异的时候，那位亦为人妻者窃笑曰，家家都有这么一个。

我在床边站了半天，她还是头朝里躺着。她说让我躲开，她说她想自己待着。我就只得躲开，让她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一个人慢慢地咽我的饭，兀自想起了那碗简单得无法再